

說  
庫

第十六冊

唐  
語  
林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為路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觔。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註橋在路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衛整肅。

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緊此下原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

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元。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元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猪鷄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上為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蟻

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槩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攻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為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愛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預配享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即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嘗過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雷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

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孤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旃然。即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為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註妻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

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棄。為汝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錘。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錘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馬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武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容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來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也。武

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瑄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劔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為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寃。當時同為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皆疑嚴武有劉馬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殺之。後為彝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頤。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鑿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

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山人遣童子齎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註無雙即薛大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強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為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青蛾翡翠裙。妝行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繒帛贖行。為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翔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

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

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即筵入與韓夫

人原註史郎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與侍郎

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

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于羣小專習一藝願

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

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劉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

明日引來官吏遮相尤怨夜使囚徒為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

少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

曰錢子濤悉能拔椽角觝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為炙狀瘤魁之饜

原註魁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槓槐瘤為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祥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麤莫敢就

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

令試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為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



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局鑠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驟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察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為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管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醜為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邱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嗜昔酒。閒吟廿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

敢不存舊乎。凡諸官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駭歎。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為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康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為二絕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判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齋其家牒求謁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黨羗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羗果滅

裴相為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憇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

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為笑樂。及即位。裴為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註楊素有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

吾自揣誠不美。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壻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城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腳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整秀有異于眾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八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令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兵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為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為八磚學士

鄭珣瑜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為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

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李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為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有闕文也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蓋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為中鴆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即自起去簾鉤。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棕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為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裏。蜀人見必效之。後乃

剪紗巾之角以異于眾也。閭巷有袷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駕  
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  
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  
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  
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

李鉅錡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為枷。自  
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貲。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咸哀勉求生。縱而逸之。  
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  
以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曰。亦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  
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  
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死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

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聞判官張修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拜答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湖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杯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子包侍郎佶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過包誼也遂默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遠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進士張倬濮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藩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子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令刑骸凋瘵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註大手筆李杜姚宋原註亦蘇宋蕭李原註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

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

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又有四夔四凶。原註。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

污袍赤。公聞之為奏章服焉。

韓僕射皋為京兆尹。韋相貫之為畿甸尉。及貫之入為相。皋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皋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卧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荆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

素。

案儉素趙隣因話錄作異數

壽考。為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為相。潘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

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潘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尚兼門第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李大師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為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州。節度一門。登壇受錢無比焉。

胡尚書澄河中人。太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者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

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檣者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統干公。崔相羣門生也。統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頭孫河南穀先于雁門公為丞。統干封雁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間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橫

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為新婦。扶出來。田舍黝黝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廡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探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為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為監察御史。孔為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為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為盛事。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眾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與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氏。

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為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勳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為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為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為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為首。咸通中。李都為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強侵為麤卒。不取焉。涓卑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琅邪王氏與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貴號錐頭王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銀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為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為得人。竟亂堯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為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

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讓能貴為國夫人。而程之女不

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場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環蒙識。即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壞值韋羅甲。又曰。瑄值都雍識。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焜任江洎。李巖士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顥。竇紉。蕭儼。極。有時稱為後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公為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矚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士。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儻。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儻時在幕。為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註杜佑



佐權德輿幕李珣佐牛僧孺幕後與使主同為相

鄭喬綽為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綽為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錄事。談銖為醴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為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顯門生。後粹為東陽守。冲為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汴。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為子皆聯。子案此句疑有訛誤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

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韋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為閩長都尉。欲以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為耻。廣明元年。乃追盧渚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馬。

元宗既誅韋氏。擢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馬。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

不發。賜青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韶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為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為劔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厯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宏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

曰得必矣。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鳴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鳩。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鳩感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敕盡收此輩。卻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尚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太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于前。未嘗少悅。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于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興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詞。聲態宛轉。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為人所薄。及登第。歷榮顯。掌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闕。而致和具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之。為景。

杜幽公喪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銜有駙馬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為潞州府判官。鞠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壠。遂得歸葬。

### 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迹猶在。後為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為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嗜飲酒。亦不亂學。

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為鹿所損。眾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為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甕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奧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卻思昔歲臨清澗。陰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宏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為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敝衣。欣然就轡。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絹襦來。施良逸對眾便著。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七。使到乘小舟便行。

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衡門。即于門外坐。輒階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中溫為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母為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為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眾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舍宏有操尚。時人以為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凡事良逸。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舍宏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舍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卻之。豈知遂。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凡事舍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舍宏次年卒。桐柏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汙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

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為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

東陽二乾。

白居易少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卮角僕烹魚。煮茗。汧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兩京亂。竟不罹其禍。

李尚書德。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為吳興。次子昭為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



張搏為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尉廬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堯書。皮日休博士為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于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沮。始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聲叟。酒徒呼為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也。

大厯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為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廬藏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為雲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窻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最曉茶葷。縣為畿。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未卒。

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閩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 賢媛

高祖乃煬帝友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會。煬帝目上呼為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目某為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為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元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為雜花象之。而為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為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與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為中表所推。元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為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

王及永穆公主馬。

元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元宗呼為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尚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錄于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湊。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綠衣秉簡。謂之參軍。椿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為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參軍。椿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頰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寬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

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即柳晟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為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燕嘗誠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來告及趙夫人輿至王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遮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為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而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元佐貴為將相其母月織練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故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溼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陸相贇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唐語林卷四終

唐語林卷五

補遺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補遺四卷並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為次無時代者編附於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急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急擊之必退散無能為也遣百騎禦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辰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面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遂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終不為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勳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勳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勳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勳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不緣爾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勳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將身許國。義不兩合。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勳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惡舅之名不可。英公勳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劔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虬鬚客姓張氏亦髮而虬鬚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橋驛既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鬚客乘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敍卧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敍衽前問其姓氏卧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卻以頭貯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為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

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鬚默然於坐末。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奕碁。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奕。虬鬚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碁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奕罷請去。既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于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

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妝奩冠蓋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也。紗帽褐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真天人也。於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鼻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薄鑰匙耳。虬鬚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

靖以佐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鬚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澆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覲。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塘臂扼轍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兵法半乃虬鬚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驛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為敵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惟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月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為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

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為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平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婿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因對握槳，賭所佩刀。帝佯為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主遽召同載而還，重之踰於舊日。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為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伫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所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

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福畏社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為兵部尚書以罪流嶺南於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

侯君集家有金罇二其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於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娑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為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於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嘗忽不知所之一夜捉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卻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

東西而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腦癰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即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於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於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

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有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闕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恥與諸姓為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大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於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為潁川太守。設鉤箒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鉤箒之流也。梁武帝詔於謗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於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為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為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於水次。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於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為首建之於高幢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搥其鼓。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為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於閭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其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為天子建金雞也。齊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為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疏不納。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

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謹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諫議大夫。

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為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於紹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叩鐘磬。使閤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鏹磬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攝衛。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授遊擊將軍。歷內外兩宮。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衛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

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腳踏幾。落省牆東。議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於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即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今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問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為大理獲罪者。皆曰。為張卿所罰不枉也。

張柬之等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霽。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

命燒尾令。於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吏部船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過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為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帖之紙為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蓿長闌干。飯溢匙難縮。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宮。見之不悅。以為諷上。援筆酬曰。啄木背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即位。召之。詔下而令之已卒。

景龍初。有韓令珪。起自細微。好行策。呼朝士尋坐罪。為姜武略所按。以枷錮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應云。且抵承曹大。無煩喚姜五。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為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

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于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和元祐為貞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戍。韋氏命鞠于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為千牛衛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邵吳蕭嵩同昇殿。神武皇帝即位。及詔出。吳嵩俱加朝散。獨鏗不及。吳鼻高。嵩鬚多。並類鮮卑。鏗嘲之云。一雙獠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閒毛。鏗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門。風眩踣地。吳詠曰。飄風忍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腳被鎚。莫怪殿上空行事。直為元非五品才。

郝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郝曰。猶勝以氏為禿髮。若不過後。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

杜黃裳同學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祿山偽官。貶歙縣尉。黃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為侍中。明皇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

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為稱職。所薦用人。咸至大官。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鷓鴣。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網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閉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謹。深用喜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璉。宣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玳瑁帽。打曲。上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宣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

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賜金器一厨。因曰：花奴原註：隨資小字

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靈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

師。原註：上于諸親嘗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沈包育之度。若

花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靈王

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靈王又謝。上笑曰：阿瞞

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搗，象皆歡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為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後為文宣公。仍長任本

州長史，代不絕。先時廟夫子在西牖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

西方。貞觀中，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兩楹，南面正位。十哲東西侍立。

又封顏子為兗公，閔子為費侯，伯牛為鄆侯，仲弓為薛侯，冉有為徐侯，子路為衛侯。

宰我為齊侯，子貢為黎侯，子游為吳侯，子夏為魏侯，曾參以下並為伯。其兩京文宣

廟，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而無樂。

學舊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

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

國皆遣子入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邊戈內擄。館宇至今不立。

元宗時。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元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為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為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穫。獨蠲可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漢魏共遵。劉說。唐承隋代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漢氏。



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為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為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為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士德。惟新賦即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為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擢介二公焉。扶風太守房瑄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噓以娛之。呼選人名引人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鬚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為變怪不測。有邢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算。而究其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惛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方甚。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卮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顰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膏。色微紅。傳諸墮齒空中。復

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元宗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祕異之術。最善隱形之術。就公遠勤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為之。則隱没人莫能測。若自為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幘。置於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驛於路。笑而謂曰。上之為戲。一何虐耶。

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淒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下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卽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下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滅度。留一物封識。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諭其意。及幸蜀間。乃知其深意。方歎異之。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三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也。上使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奉詔有司為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於水鉢中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沒於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尺素騰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溼。孟溫禮為河南尹。目見其事。溫禮子嘗言於李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回風。昭昭然。徧諸耳目也。

元宗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元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哥舒翰。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於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元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

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謹厲已。因前進曰。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為志。

申王有高麗赤鷹。每獵必置之駕前。目之為扶雲兒。

元宗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絕。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為小。聖體又重。僕馬力既極。以至顛躓。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壻等。與諸色人為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為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為也。

元宗問黃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靈王噴飯。直及上前。上曰。靈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音。或曰。鄭滁州臚于曲江。見令史醉卧池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內臣作厯日。令高力士挾大裁。置黃幡綽口中曰。塞穴吉。幡綽遽取上前。巨羅內靴中走下曰。內財吉。上歡甚。即賜之上好擊毬。內廐所養馬。猶未甚適。與幡綽語曰。吾欲良馬久矣。誰能通馬經者。幡綽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

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懔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黃幡綽滑稽。不窮。嘗為戲。上悅。假以緋衣。忽一日。佩一兔尾。上怪。問。答曰。賜緋毛魚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入閣。合符方佩之。不為汝惜。竟不賜。

打毬。古之蹙鞠也。漢書藝文志。蹙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為之。實之以物。蹙。蹋為戲。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蹙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為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為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錮於鄴下。上書於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為樂之方甚衆。何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錮之刑。置於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為贊。以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為之耳。今樂人又有蹋毬之戲。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躡。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蹋鞠之遺事也。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篋纜。今代以大麻。絙長四五十大。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於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

中。立大旗為界。震聲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為勝。就者為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  
明日御黎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為  
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為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  
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  
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為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理鹿盧。以繫  
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絃。然後技女自繩端撮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  
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履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  
蹋肩蹋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可觀也。  
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自兵寇  
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為之。

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左右以步  
輦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原註鼓樂部行。巧亂云。南山起雨。者是宋開府所為。嘗與明

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須魯山花藝。撫小碧上。掌上須有朋。握豔肯。握豔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穎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上朋肯聲。是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源註第二鼓左。杖右以指。左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亦知音。貞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上。樂工多言。沈曾不留意。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兼有瞶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久之。召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聽。若迨於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象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當即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命主司潛伺察之。既而琵琶工為人訴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罪。其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

章纒累召對。每令沈察樂。樂工悉惶恐不敢正視。沈懼懼禍辭病而退。

李龜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櫃也。後數年。又問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枝杖。羯鼓。棗後留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棗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聞鼓棗。只在調豎慢。此棗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徧繁聲為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沒。破其兆矣。上愛幸安祿山。呼之為兒。常於便殿與楊妃同樂之。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楊妃。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祿山奏云。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祿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真而益親之。

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謀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與潮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疇則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



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入膏肓。坐親斧鑕也。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侷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峩峩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時雍邱令。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衛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衛耳。剽所得濡毫。有遺所冀。多聞補其闕也。又說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為時所稱。所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習井鳩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於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為真源宰。

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聞之，不以為事。

吳道子訪僧不見禮，遂於壁上畫一驢。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僧知道子所為，謝之乃塗去。

王維畫品妙絕，工水墨。平遠、照國、坊、庑、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瑄為鹽官令，於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

案唐房瑄傳，瑄河南人，亦未為鹽官令。此疑有誤。

驪山華清宮，天寶中植松柏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最為斬絕。次

南，即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即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甕，連腹異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湯西南，即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

紅石盆四所。刻作菡萏於白石之高。餘湯迤邐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為也。

潞州啟聖宮。有明皇鼓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存。張宏靖為潞州從事。皆見之。北邨山元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特驚於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為鏡。周禮以金鏡止鼓。然則鉦鼓雖同類。鉦乃以金為之。直謂石鼓為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又鳴。無何海內崩亂。近天寶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倣擾。記傳臨海零陵南康建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湖岸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蜀郡桐木作魚形。擊之則鳴。於是聲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據三百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費縣西漏澤者。漫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即自浮溢。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即如婦。一夕而乾焉。蕭穎士以年代莫詳。記載所闕。信殊異也。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驊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有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疲於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賀監為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為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鉤線白曰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為線明月為鉤又曰何物為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宰相竦然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天寶中為滄陽尉刺史房瑄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瑄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卻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為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敏芻對曰查名詆訶為額房悵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識額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詣太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悅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戰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於一室。祝望必祭之非也。凡戰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即古之諸侯。在其地則於衙門及罷守藩閫。雖爵位崇高。亦不許列於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誼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誼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為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乘於禮。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實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頗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越僧靈澈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一晝夜十二沈。為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為宮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弟兄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況官與壽乎。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為都統。并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俸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鬣鬣如龍。每一嘶羣馬聳耳。身被九花。故以為名。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每收書反之右。斨下者。以為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王守吏。俾作一年之薄所斨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稽吏不暇翦。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斨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召。覺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鐮。勢加於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槩其書而斨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

原註言不時人遂效之。其製益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鉞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鉞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警甲第環材之美為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為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相及朝士當權爭修第舍頗為煩弊議者以為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

原註

續世說明皇為安祿山起第於觀仁坊教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帳常器皿物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

風帳一方一丈八尺于厨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簾離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

彼眼大勿令笑我

中書令郭子儀勳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

各不相識詞人梁銜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張曇為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於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休退可免曇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足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而杖之其後曇言語有失汾陽銜之又屢言同列事或獨後見多值方宴罷在姬所不可白事必抑門者

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已益不平。後因謂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鎮徐北。拒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儉。儉明練庶務。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量。將校見儉禮數。如見大尉。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

顏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柳相初名載。後改為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鄆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



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為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絨。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相載用李紆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為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堪。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紆。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淮。王縉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入八元數。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阿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採異語。使僕者訪八錢之義。答只是衣短七耳。同列為言。紆甚慙。

元載擅權多年。客有為都盧緣。撞歌欲諷。其至危之勢。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

不終食而出。自是罷免。

死載敗。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而亦賜死。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也。王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脫機械塞其口而終。

顏真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書傳彙館。貴其中禮載籍稱焉。漢魏已還。寂寥罕嗣。以蕩陵德。則維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於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樂。紆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躬行婦道。以懋大倫。克順天經。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象美於一身。鄰太虛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崇。於斯為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游官蜀中。使道士句規占之。規驚起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為人君。女為公主。嫁於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舊哉。公主三歲而孤。即能孺慕育於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禮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孌發於

天姿肅雍形於鑿窠奉今上以悌達事韋妃如所生。繇是特為肅宗之所賞愛。至若左右圖史。開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績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略。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既望。封和政公主。降於河東柳潭。既筭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唐蘄州刺史。懷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聲華國。道勝而貴。能下善謙尊。而休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曹。轉潁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人門第一。選尚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秉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胥睦。不獨親其親。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務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大參。朝天旅進。嫣然班叙之內。迥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亂常。潼關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姊曰寧國公主。孀嫠屏居。誰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辭。公主曰。我若先涉。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姊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餼之事。伯似華陰楊氏。太真妃之姊也。貴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黷。思未

網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唯類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贍。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於己子。雖其密親。罔或能辨。柳之親昵。伯仲姊妹。隱觀將迎。唯恐不至。糾逖疏屬。撫循悍戾。繇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互或未周。嬰孩罔及。每至伏臘。禱祠。丞嘗必具。禮衣花釵之飾。以躬中饋。堂室之尊。式燕孫謀。豈無婢使。姿性純儉。不以迄成。先聖休之。寶書清問。秋八月。元宗至蜀。仍舊邑。而冊公主。以潭為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興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閭閣。臨視誅討。駙馬率領家豎。折衝張義童等。鬪於門中。公主及寧國。毅弓迭進。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時宰具以表聞。元宗自繫詔示。先帝懇讓。莫當策勳。遂寤。今上之為元帥也。躬擐甲冑。率先將卒。舉兩京。若拾遺。推兇寇。如振槁。勞旋方及。帑藏其空。公主賢遷有無。億則屢中。數逾千萬。悉昇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彌留。冢皆迭侍。主獨瞻依。不去於旁。帝有閒蠱。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陵遷窆。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罄家有無。以邑八千萬。潛充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既宅。

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謁動必以聞上敬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荆南慰薦諸將方隅載謚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憂主乏匱乃命中使屢救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令肅給主以國用罄空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資戰士其能饔餐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片施於佛寺為上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藍縷臙囊襁負鱗次竭其資斧親自瞻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於頓于傳置羣盜蝟起奄及驛亭呼而犒之曉以禍福一言革面願比家奴之死靡他至今猶在緬惟罔極無所真哀從母薛氏遺孤四人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萊莘兄弟盡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惠悉皆若是親臨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縟雅好組紉駙馬裳衣必親裁紵爰及子女罔衣綺紈綻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愆迪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高會議際夫黨覩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為時經百罹粗略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聞必不悅諸主蹶然競崇討習禮之降殺親之薄厚翕然一變職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屬邊候不謹烽及京師城中震驚圍視無色主既彌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聞主曰吾業已

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寢殿。乃悉索闕遺。備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傍或負來。因爾退朝。遲明誕育。展轉悒悒。不能彌忘。時屬炎暘。熱病有加。聖情憂軫。起坐失次。天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薨於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皇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君然一叫。聲淚俱咽。哀動木石。豈伊人倫。漣漣孔懷。如失手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方期同樂。云如何。殂。嗟哉。天實為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命京兆尹監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拍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苦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斷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籲昊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旨。啗而莫就。其為酷痛。曷愈於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震悼。棧有青牛。索服。轅軛主之亮也。踣地哀鳴。仰天屑淚。三日不秣。畜猶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薨。馭馬先殞。損館之夕。游神別墅。乘之周厓。徧勞愁遺。俾屏不逮。田客兼從。數騎久已云亡。象皆驚起。髮髯猶見。雖所憑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駙馬。大義敦肅。不恃覩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願究衛生之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始慕真宗。故于他時。並受法籙。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

相告勗者。則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曷嘗廢墜。又以為死生恒理。先後之間。若幸啟手足。必當隨我。以道服塵。我於支提。往來行言。時見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偉。若此身未亡。灑掃塋壠。出入窀穸。奉君周旋。噫嘻於斯之時。以為謔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詔。將厚其禮。駢馬。疏陳。皆蒙允許。粵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暈試祕書丞。賜紫金魚袋。果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定公主于萬年縣義豐之銅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髮裳。史稱彤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歸妹貴能逮下。忠以導君。躬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母儀之訓。訂之繇古。孰與我京。昔馬遷著記。謂之實錄。有道見述。亦云無愧。某學於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釐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壺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禮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於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雖雖啗啗。福祿攸歸。和樂既孺。德音莫違。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紹母師。奄摧邦令。一人痛毒。九有悲詠。詔葬于何。銅人之阿。支提鬱起。宰樹誰過。空餘好合。來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為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按高氏緯略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詠歌。憂則嗟歎。思則嘯吟。詩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為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覺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覺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鼓霹靂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隆砰磕。寫雷鼓之音。忽復震駭。聲如



霹靂聞者莫不傾慄。至德二年。敕天下州縣。重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曆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已前。有事於外。則命使臣。否則止罷。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于興利。普于銜命。于是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匭。宮苑。閑廡。左右。巡分。案。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銜。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揭。討。榷。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復。選。補。會。盟。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為。權。臣。所。綰。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

大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劔于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白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大曆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在癸。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穹崇。舉目而望。

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茲遠矣。略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  
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遠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宏靖也。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  
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六

補遺魏德宗  
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郝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元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贍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罷。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詭。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諭德為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意郎。案意字字書無之疑誤。聖顏不悅。泌曰。陛

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又韋渠牟曾為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為仙帝。臣道合為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為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

之對也。

趙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因慮孺圓。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驄。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會。以流落終。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為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我同。但載貪。

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圍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椅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為裴鄆妻者。原註鄆即魯之親表姪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翦綵者。頗善承事。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啟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穆護原註穆護即魯公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青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錄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吮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為吾吮血。以給之。死無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顏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翦綵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咸遵遺旨。啟棺如生。原註柳製魯公挽歌詞曰殺身終不恨歸喪遂如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為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著

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慎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諠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為太子太師。使蔡歎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闕播為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為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鑠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耒支其頤。三四輩執槓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逼而察之。訊於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尚慙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法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疏嚙蹂奮。蹇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發而為狂躁。則無不為也。既晡。觀者少閒。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為人知。吾為汝易。是鑠結雜穢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翦飾。別其阜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又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嗣曹王皋有巧思。精於器用。為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持二羯鼓。棧謁皋。皋見棧曰。此至寶也。指鋼勺之狀。賓佐皆莫曉。皋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棧自選其極平者。遂量重二棧於枰。心油注棧中。滿不浸漏。其脗合無際。皋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棧。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象服其識。賓府潛問客。宜償幾何。答曰。不過二百五緡。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錄云。宗正

卿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雙鐵棬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棬重重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南卓郎中羯鼓錄。但云李卿妙於羯鼓。不言有得棬事。則敦素之記。非耶。

宋沈為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忽因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間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鈴索。厯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寺家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非此也耶。沈曰是也。必因嗣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於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曾送客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左藏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諡。為貞穆。有司擇日策命。唐已來。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諡者。公主追諡自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為左神策護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為杭州於西湖造亭為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葺卷五一條杭州房館為鹽官令於縣內鑿池

構亭曰房公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館而王謹采據各書遂兩者之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為權鹽使有表生二人自廊來謁其母仍使子齎一青鹽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錫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皋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皋憂恐問曰僕有何命渭不告皋劫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皋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靴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德宗復京師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為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常為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勳臣在朝德宗嘗令韓晉

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絨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食。嘗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鎰聞難。盡出所有衣服。竝其家鈿釵枕鏡列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鎰從。判官田承實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鎰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鎰。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於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奉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縲居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酌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樓以觀。象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喬琳侍從。至蓋屋南谷口。奏德宗曰。臣為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聽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匄。人有布

施者琳戲之曰。尚有常施。後反為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親點選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盤屋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判官選言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唱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鏹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為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闕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璆適遇上尊號。璆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

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谷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寫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為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阻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追他官為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為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為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為便。德宗歎曰。卿理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鵬。羣鳥噪之以獻。上知眾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寵妾上清者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

敢言。竇巫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為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俱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得。身死破家。汝定為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為我辭。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縷服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參曰。某罄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廟貲。今以為贈。其人曰。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宗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為。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參於驩州。以籍其家。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掖庭。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女。竇參家破。填宮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物。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

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贊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寶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蓄養使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卻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寶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卻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哀，恣行媒孽，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救度為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裴信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清望，信至其居，會退朝，浩歎曰：「崔昭何人，眾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令秣馬飯僕。信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信而曰：『憇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絕千匹。』」

李司徒勉為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齋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

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數賞之。後公為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盧舍人羣，盧給事宏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曰：「飲高卧，制詔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中，羣在假，宏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共醉否？宏正曰：「切欲詣省。」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宏正曰：「不可。」今旦犯冷，已買血蒜羹餐矣。

劉太真為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追責前事，貶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精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闢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碩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

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

國子司業章聿者。舉之兄也。朝中以為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為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為資。鄭雲逵謔曰。更有一人。遽問誰。答曰。章聿。滿座皆笑。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實為司農卿。督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為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喜書畫。好彈琴。其技擢乃偶然耳。



鄭雲遠與王彥伯鄰。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遠。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遠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目乖。宜者為熱風。

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

許尚書孟容與宋濟為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弟。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壁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裹傷命。酒酣飲盡興。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鑿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即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譏。持之如初。又舊說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

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象晒之曰。此非在秋後乎。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為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為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繫囚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間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為四君子。

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為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為設也。即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於巨胡餅。隔中以椒鼓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付士元。至馬喉乾如塞。即命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輒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遺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免笞箠。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修白。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味。奚進之晚。

寶應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故事。卜者胡蘆生言。吉凶多中。往來甚頻。一日入門。甚歎惋。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說形貌服飾。令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車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廄。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階而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願以一家為託。鄴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原註庭芝初與鄴侯相值。胡蘆生及朱

泚之亂。處之方為陝府觀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回。因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卿以為寧王姻黨乎。原註庭芝婦為寧王妃鄴侯具白以舊事。上乃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

宗曰。黃中君蓋我也。謂卿為鬼谷子何也。原註或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

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

曰。竇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亦隨駕西

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隘。門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垂其後。得疾馳

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秀才。他日莫忘問情。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為是姚廣女壻。姚

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為潭州。有人

又薦於蕭。蕭留為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為湖南

廉使。及李秘入相。不知之。俄而除督璟。既罷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

意甚慕之。璟閒居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

意甚慕之。璟閒居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

因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誓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於秘相兄也。德宗忽記得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闕。播為大使。張薦張式為判官。泌因乃奏璟為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為此官。進拜右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攜酒乘驢出都門。藉草而眠。既覺。有老父坐於旁。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真者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司空曾為楊丞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桑道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盧華州子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

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銜西住。一人銜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為門下，楊炎為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啟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無效。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為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為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短小，銜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嫗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厥後中否，嫗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咒，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橫，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置罟，或有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

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且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

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歎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揮出之。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為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為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中令應舉。詣葫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高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皆衣服鮮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置於門闌。門闌失婦人所在。合復在闌。傍公以衫裙衛之意。為他人所購。冀其主復至。舉人悉集。公

獨在門。日晏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冤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帶。會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即予以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罷一舉。他日復訪葫蘆生。生見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為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乃自為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為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為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逸。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廚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為言者。由是辟為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為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為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歎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王石命



小將以車馬繒絲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面。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四緡。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原註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緡九十七百六十有二。後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為人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箒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碓臼絞取其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沂公鎮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間聲音。有二寵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時。遣奏之。有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覺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常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陸令趙修。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說沂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於

徐夫人小乘。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實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為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讚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絲物裹腥羶。沆鹿踏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燄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石硤縣。東愛渠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管榷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為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教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據浙江。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即位。尊為太后。懿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別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詣寺求食。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出鎮荆南。題詩曰：曾遇閣梨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註或曰此詩是王相播事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必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闕。入其廐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擊槽聲。躍出責以擅入廐。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鉞其項。又以枷擊守獄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擊殺陛下獄卒。所願於聞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別撰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頓押一字。轉牒天下。皆供給承稟列國。止於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憺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謔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為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為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其後語謔為想夫憺亦名之醜爾又有箴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憺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憺第二句倩君重唱夕陽開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夜聞憺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箴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

衛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申甫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即可矣遂館申甫於別第未幾撥江南令將出城為次公老僕所遇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名驗其籤名則次公署之也迺召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冒次公歎曰某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固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

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詔。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崔相羣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曲束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為嘏瞽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段。著蟲為嘏。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既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為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彰。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竝卻其禮。李

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羸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卻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和是日既集省門。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榜也。觀者皆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邑薨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又曰。李安邑之為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聖顏頽然。翌日罷李丞相。蕃為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蕃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為太子賓客。王饋運者。裴之所除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宏始。而增穩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為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為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

涉疑有自京附書曰。以承春輒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語。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俄而奮迅闕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橐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啟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曰好琴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

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過。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求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圓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揚於陵任尚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尚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戲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乃厚遣之而促去需之孫頊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為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竝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姪作十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

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為韓文公所知名聞指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

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為象所排。文公惜之。為著諱辯。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舉。

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者。令狐楚鎮東平。綯侍行。嘗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綯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里人駭得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經。鬼谷子。初仕軍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原註一云。吾相子孫相人。未如此者。

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為三軍所立。歸

省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既為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哀。授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為遺表。伏劍而死。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俸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聞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閭使。守舟餘祭。

觀舟閤以戈殺之。閤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藍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宏文直學士給事中。蕭傲鄭喬綽駁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今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珪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即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湜韓皋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不孝。為士歎之。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寬。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袞等奏。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李虞仲。祇奉人答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遵璋授王府。率右拾遺李洵直當衙論奏。鄭覃

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銜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中道。不避。乃為前驕所拘。紳命鞠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送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敕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媵。嬖薛荔。苦其冢婦盧氏。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為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難除。官亦當俟正敕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干涯之嬖。奴導以所欲。涯始一召。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即元輿之宗。十年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至於車

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守謙。朔旦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乃辭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出長安。咨嗟自失。行及昭應。聞元輿之禍。原註時宰相收捕家族不問親疎皆戮論者以王舒福禍之異。皆若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為侍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閭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獲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之閭寺。即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為中使所殺。上嗟歎。訓曰。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具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構姦蠹。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為詞號為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敗昭州司戶後量移衛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瓚相善瓚先達而韜既重為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舍人穀之父瓚座主也乃為書曰與穀受恩未穀極苦累十點筆落而卒

案此條未數語難解疑有脫誤

李司徒程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骰子紉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貧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譔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靴答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園納芒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芒頭司徒手拍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芒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棕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者。甚異。棕任四川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赴闕。李一見。謂棕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棕未之信。他日又謂棕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棕始驚。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乃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為生之費。無闕焉。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棕謂李曰。貴人赴闕。作光祿勳矣。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棕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棕懿安子壻也。忽內嬖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棕。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遇風。侍者驚廢。渴甚。自潑茶飲。後鎮荆南。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遺。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無輕重。任其殍殮。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袞。亦中進士。琳與弟玘同在場屋。苦其貧。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喬休。同年謁之。棕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為琳釋解者。且言琳



袞之子。棕不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闕。舟次龜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尚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筭。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永樂蕭相真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筭。復本聽蕭筭。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長官笏。祁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閒。伋立談話。頃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為憂之。數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死。其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為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為神。上聞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為辨之。皆大笑。

唐語林卷六終